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同**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  
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魋  
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  
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辨**按朱子謂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  
事之實曰多記則錯而言之亦有不盡然者如志於  
道章奢則不孫君子坦蕩蕩等章是也然謙已多言  
好學之類行事多言出處之類故聞韶亦見聖人學  
樂之誠不爲衛君亦見  
聖人不久去衛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一

近譬堂  
藏板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  
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  
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  
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  
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  
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



不可不知也。

或問以蘇氏之說然後為善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有拆衷者耳故述而不作語類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着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交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問信而好古曰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二

藏板 近譬堂

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雖說道其功倍於作者論來不知所謂刪者果是有刪否要之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到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附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

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其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眾小成而為一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

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能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蔡虛齋曰。言我只是述舊。初不自作始焉。蓋我惟信而好古。只見得古道在所當述。而不容於有作耳。然我之信古而傳述。在古之人有行之者。老彭是也。我之信古而傳述。惟竊比於我老彭而已。但認述不認作。此便是謙。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是只以明者自居也。然又曰竊比老彭。則愈謙矣。○呂晚村曰。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為理不當作耳。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辭。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於不信。不信由於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者。何待後人救正。卽其所未及者。亦不可因其所已及。得其緒餘而尊奉之。故今日實有講明經學之志。但當篤信朱子而已。所謂篤信者。卽如朱子謂砒磬可食。亦當食之。若猶豫商量。卽不可謂之篤信也。○仇澹柱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之孔子。不敢以爲是。此非陽明敢於議聖言。蓋後世傳聞。託爲孔子之言者。多可疑也。如莊子所引韓詩外傳。所載安得不求諸心。概以聖人之言信之。乎。孟子不盡信書。而節取武成二三策。亦此意也。○**辨**按此章不將聖人心思境地。細細尋求。竟是夫子自誇述古之功。而謬爲謙詞矣。須知夫子不是見己之述。不讓作正。是見述之。不得不讓作耳。亦非見己之述。以繼作正。見信好之功。雖欲不述而不能已耳。夫子之意。全見古之不可不信。信之不可不好。信好之不容不述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非聖人不能。述則賢者可及。此葉言尋常之述耳。聖人之述。自是功倍於作。豈僅賢者之事而已乎。聖人却不僅道是功倍於作之述。而彰明其述在於信好分明。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四

近譬堂藏板

以賢者之述自居固已謙矣而又不致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但曰竊比之聖是一層而亦不敢顯然自附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是一層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又一層人只因述是聖人實事遂抹去前一層而第以竊比老彭為謙亦未深體註意也○此古字恐亦只是詩書禮樂易象之類其他不足信好者夫子亦斷不漫從而述之也春秋為魯史之文其於筆削猶加謹焉而况其他乎○惟其信而且好所以見得道理已備於古之中終身體之而不能盡且天地名象宇宙世變無一不該何待於作故知第二句即推明首句若云述而不作是要信而好古便倒說矣○學魯問聖人因詩書而刪定固是未嘗作朱子並謂得時得位亦不更有制作何也曰此只為古字中都該了信好豈徒信好古人之言古人所言之理直將古人所行之事所有之制度一並信好了俟即有因革皆未是作處○朱子發明經學已成一貫道理千條萬緒合之皆有指歸分之皆有運用學者熟讀深思方知千百箇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亦方曉得後人補綴之書都不成道理矣今人只宜篤信朱子自是正論值晚村謂朱子云砵磬可食亦當食之者却是自作謬語夫不用猶豫商量一直薦去者正釋氏之妄也吾儒正是猶豫商量到極至處搃不能出朱子之範圍方肯篤信之耳朱子絕不把砵磬與人吃所以為朱子即移此解此節書謂夫子之信而好古是全不猶豫商量不怕為古人所愚可乎○吾儒信理釋氏信心此是大閑鍵處蓋一信理則得善性之本然事物之當然與人心之同然矣若但信心則未免意見之私直錯到底今陽明謂苟求之心而非也雖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是陽明之心在孔子之心之上矣滄柱謂莊子韓詩託為孔子之言夫既出於異端之口則有其言雖是而引述之旨已非者何得為陽明塗飾也若孟子之不盡信書正與孔子之信好同何也所信者理也何得悞看○頑按首二句本是聖人自明言之述而不作由於信而好古然此亦不自丘始古之人有行之者老彭是也我但竊比之云耳語氣本如此乃時解必欲將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二句。俱貼在老彭身上。聖人本分。只以竊比二字帶過。謂文法是倒裝。此論起於說約。而世多從之。吾不知輕略聖人本分。有甚滋味。有甚意思。○新安陳氏謂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存疑因之。又推出信為好之本。以新安原有不能好古。皆信道不篤之說。朱子語類謂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兩面兼看。細玩初時。須是信方能好。不然則不好矣。到後來。必是好乃愈加深信。不然則亦不信矣。究竟信而不好。仍是信不真好。而不信仍是好不篤。畢竟朱子精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五

近譬堂藏板

辭也

或問默識二義孰為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

語類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開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

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它只管自見得。

有欠闕處。○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已。而自省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如達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御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只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

**詞** 大全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吳氏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蔡虛齋曰。默然不言。而此理實得於心理。雖已得於心。而又加學習之功。日知其所未知。日行其所未行。而無厭射之意。至以此誨人。又必期其人之有成。略無倦怠之心。何者能有於我哉。言其無一有也。所謂丘未能一焉。曰何有於我。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六

近譬堂 藏板

哉。見其汲汲於此。惟日不足也。在聖人已能而猶自以爲不能。何其汲汲也。○呂晚村曰。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深反淺耳。○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削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卽智教不倦。卽仁仁智卽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之極至。可知越平實。越自欲。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人分量。不賴此處擡高。要擡高正是自己識低。不會聖意耳。○陸稼書曰。這處最難看。大抵人心惟危。識不識厭不厭倦。原無一定。心常存則自能識。自能不厭倦。心一疎。則便不能識。便不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故聖人所以可自信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七

近譬堂藏板

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固不敢必其常識常不厭常  
不倦也質雖生安工夫却無異於困勉刻刻防其倦  
防其不識刻刻學刻刻防其厭刻刻防其倦  
此章必是因省察之刻刻而自數無欠缺之難不是因  
其有不識有厭有倦而發此歎蓋見識之難也平生  
多學而識多見而識固不敢有或忘然非能默識也  
皆戒慎恐懼之所操持耳學之難也平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固未嘗有或厭然非能不厭也皆戒慎恐  
懼之所鼓舞耳誨之難也平生無隱無顯憤而放悻  
而發固未嘗有或倦然非能不倦也皆戒慎恐懼之  
所策勵耳一省察之而覺舉目皆可危之境使戒懼  
偶弛病痛便隨時而發吾能不弛而已不能必其不  
發也一身皆可危之處使戒懼稍疎病痛便隨地而  
生我能不疎而已不能必其不生也故曰何有於我  
哉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者此也此聖人不敢以天  
資自恃而以用功自勵不敢以從前所用之功自恃  
而以終身用功自勵蓋即成湯之顧諟文王之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而曾子之臨深履薄亦即此家法也

○識是識其已得者學是學其未得者誨是欲人之  
同得三者並列亦未嘗專重一默也

異蔡虛齋曰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着力記憶之謂  
謂能不忘為已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

呂晚村曰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  
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

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  
極至恐不須如此悽張曰固是然於此亦須見箇聖

人意思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小○仇滄柱曰此章之  
意全以默識為主其所云學誨亦從默識中出是德

行默成而脩己治人自不能已也若脫開默識另說  
學誨夫子嘗云為不厭而誨不倦矣於此何獨謙遜

不居乎須知彼是用功事此是成德事故有不同也  
難按默而識之謂心與理契合念念不忘自與德行默

成有別學誨太說向自然亦失謙而又謙之意觀朱  
子云有些小間斷便是厭以他人之事不切於己便

是倦仍用功言故註以為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  
敢當今人因與則可謂云爾處對看解說不去遂以



此為成德。彼為用功。不知朱子又謙。又字正是對彼。處說蓋聖心望道未見。纔覺到此地位。又覺未到。此地位原不曾前後矛盾也。○看來此三句。分合都可說得。如以一理言。心與理契。既默識矣。亦斷無劃住之時。接續學去。却又不厭以之誦人。却又不能如以衆理言。其既有所得者。則不言而存諸心矣。其未得者。則又學之。不厭公所學之理。則又誦人。不倦玩朱子語類諸條。確有此二層意思。若但以下二句根首一句來。猶孟浪也。○不言而存諸心。猶是心與理契。不徒多學而識之謂然。亦不過是多學而識底道理。非有二理也。若以為別有本原之學。不由語言文字。則入於玄竒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八

近譬堂藏板

禱按以學不厭二句。根默識一句來。其病由於以識為知。作不言而心解說。因以默識為知。學不厭為行。此一悞也。高者又認不言心解為頓悟之學。故下面不厭不倦。皆屬自然。故聖人以為何有於我。與若聖。與仁章不同。殊不知默識只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但雖不忘而惟恐忘。遂不學。况天下之善無窮。亦無一得不復更學之理。况學不厭內。正兼知行如何。可與默識分知行至一。不言心解。便自不厭倦。則更非聖學。斷不可從。○晚村以默識為似知至善。亦是。以默識單屬知也。以學不厭似明明德。豈知止前格物致知工夫。不在明明德內乎。又豈格物致知工夫。不要學不厭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歸類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與做脩。如何與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九

近譬堂藏板

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徒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徒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二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略似脩德。禮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徒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濫。那非僻底事。徒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合義。若問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裡面。問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裡面。學者皆當着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

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由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或問徙義改不善之別。曰。徙義不是說元初做不好。是元初本心自是好。但做得錯了。做得不合宜。如所謂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才移。教合義理。便是全好。若不善。則是元初便做得不是。須都改了方得。徙義是過失。不善是罪犯。○德之不脩。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脩。有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脩。仁之德脩。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仁之行。義之德脩。則所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遷善改過。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即遷而就之。要教十分。是着改過。則是十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德是日磨礱。勿令間斷。始得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

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又曰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滾說了。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脩於己。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徒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徒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蔡虛齋曰。德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仁義禮智是也。此理在吾心。而不能不壞於物欲。故必常去脩理。他然後德成於我。所謂立也。註云。德必脩而後成。如此。○陸稼書曰。依存疑。則以首句為綱。下三句分知行看。是且此說不是。依淺說。則脩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徒義改過。力行也。然朱子之意。亦不如此。朱子謂誠。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十

近譬堂藏板

意正心脩身是脩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徒義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甚明。愚謂徒義改過。不但是脩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處。

**釋**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徒義改不善。脩德之條。日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徒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陸稼書曰。蒙引存疑。皆以德為我所。得於大之理。看來亦不必拘定。不論得於天者。得於學者。皆不可須臾不脩。

**辨**

揆時解多。重德之不脩。一句。惟要脩德。所以講學。

徒義改過。皆脩德之目。一串看了。正朱子所不取。蓋誠意正心。脩身。自是脩德上事。格物致知。自是講學上事。固各一頭項。而徒義改過。又僅脩德之一二端。必以四件平說為當。○德謂道理。得於吾心者。然得。

於吾心之理皆天所賦予我之理也蒙引存疑卽指明德說亦自不錯陸說未透朱子謂誠意正心脩身都是脩德則正明明德之事也黃氏謂脩爲去其疵類而全其善意有意之疵類如發一念不實心爲善去惡是也實心爲善憂患不得其正與心不在焉是也其欲動情勝而敬以直之則全其心之善矣身有身之疵類如親愛等而辟與非禮而視聽言動皆是也此皆脩字實在工夫也講學是格物致知工夫則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詳不可缺一物或曰格物致知亦明德中條件如何不以脩德統講學對說在這裏則脩德是篤行只是誠意正心脩身事講學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自是誠意正心脩身事講學是博學於吾心蓋心中已曉得了徹如事○德是道理有得全此所謂脩也聞義是外面又有所聞勝於性時所得豈可不徒不善是失脚做錯了又豈得不改或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士

近譬堂藏板

德既脩如何還有不善曰聖人並說在這裏彼此隨地做工夫豈是既脩了德又有不善要改卽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要

禎按憂字有惟日孳孳歉然不足光景便要在上四箇不字中看透○陳新安以脩德講學爲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徒以脩德爲涵養之事如存心之屬之類不知此脩德有誠正脩許多工夫豈一涵養可盡若講學則單切致知非如道問學中兼道中庸崇禮之力量行而言也徒義改不善亦不足以盡脩德之條目謂爲講學之效驗尤非遷善改過固是要知却要勿憚難苟安始得○不脩不講不能從不能改聖人豈真有此事只因有憂字在胸中故見其然耳若既了然後憂非聖人之憂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

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語類**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桃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以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謝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形，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跛踏屏氣之時，是以其色愉也。燕居謂中節，○楊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燕居不爲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也。

**同**大全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和悅之意，惟身

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

言。○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

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新安陳氏

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

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

爲自有中和之氣，自然也。○南軒張氏曰：燕居時

在衆人易以怠墮，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

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  
勃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

**辨**按聖人之身渾然天理故凡有事時則天理各隨  
事以發見惟燕居無事則聖人此身天理未發於事

然其流行充滿自然展布於全體故申申自然呈露

於顏色故天○學曾問程子謂聖人便自有中和

之氣中和亦分動靜否曰中和雖有動靜然此時閒

暇無事只是形體之動靜皆倫物未應聲色未交時

氣象○楊氏謂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按心廣

體胖只是誠意之效恐猶不足以盡聖人朱子謂是

心廣體胖後恁地加一後字便較楊氏說細

禎按程子謂嚴厲時着此四字不得怠情放肆時亦

着此四字不得兩面夾出聖人之中也朱子謂纔

整肅則自和樂看和樂從整肅中出者是就學聖人

者將近自然言之也若聖人不待整肅便自有中和

之氣○時解謂常人易放肆賢人易嚴厲此只對賢

人之嚴厲看不對常人之放肆看非也賢人要收斂

易嚴厲要舒泰亦易放肆兩面反覆看方見得聖人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自然中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

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

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

衰也

或問

引胡氏曰心為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

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

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精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

**韻類**

據文勢看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初不夢見時也。未見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文勢當是如此。○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平須看它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個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它不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居甫舉莊子言至。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 述而

古

近譬堂藏板

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能用之。則何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講討陳恒時。已年七十一。到此也。做得個甚。○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益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問。夫子未衰以前。常夢見周公矣。伊川却言不曾夢見。何也。曰。聖人不應日間思量底事。夜間便夢見。如高宗夢傅說。却是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裡。高宗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奠兩楹事。豈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甚精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且得從程子說。○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

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問孔子夢周公却是思曰程先生如此說意欲說孔子不真見周公然見何害○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微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入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

**精義**

或曰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

夜夢見之無害乎明道曰雖是善事心亦動也凡事有兆朕入夢者無害捨此皆妄動曰孔子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周道之不可行不復夢見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蔡虛齋曰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五

近譬堂藏板

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夢書之所思也所思處卽志

**異**

林次崖曰聖人所謂衰是志不是氣蓋何也夢見周公是聖人之志方銳欲行周公之道故常作這夢

志銳則盛也故因其夢而見其盛久不見周公是到老來行不得志念盡灰了故不復有夢志灰則衰也故因其無夢而見其衰盛衰是志志之衰因時不用

**辨**

按註曰孔子盛時血氣盛也志欲行周公之道是血氣盛志慮亦盛也至於老而不能行血氣衰也則

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是血氣衰志慮亦衰也蓋志者氣之帥氣者志之輔相離不得乃自然而然不可得而強者不然夫子豈不欲行道哉○學曾問程子既謂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又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豈心與志慮亦有分乎曰心是存主處志慮

是心之所發而爲思慮者心之存主老少自一般無奈血氣衰則志慮處亦短氣不足以輔之故也○於此正見聖人之誠心專一處志慮如此則夢亦如此



於不夢見其衰於久不復夢見其衰之甚也此是聖人實事伊川坐定聖人不曾夢見亦以夢即涉於心動耳朱子謂心本動物怎教他不動此便說得精心存這事便夢這事正是誠心專一至明道又謂所著事善夜間夢之亦為心動是凡夢皆為妄動也又曰事有兆朕入夢無害夫兆朕未來之事幾也為是事而即夢是事已存之實心也以已存之實心為妄動而反以未來之事幾為必然可乎此皆程說不如朱處胡氏謂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正以所夢者正則知其誠於為善所夢者邪則知其誠於為惡此際亦可做工夫朱子所以取之○朱子謂聖人與天地相應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然則孔子之衰正天地氣運之衰也林次崖不明此理謂衰是志不是氣志衰因時不用若時見用則志亦在矣如何做不得周公事業不知即聖人血氣之衰便知當時必不見用以天地氣運與之同衰也故朱子又曰夫子七十時想見纍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夫

近譬堂藏板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或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者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

語類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志於道不是凡

守箇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七

近譬堂藏板

謂志於此也。○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  
團圓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  
所當為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  
繫在一物之上也。○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  
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只做立志便  
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親忠  
君信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  
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以  
自得於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  
據。○叔器說志於道云知得這箇道理從而志之曰  
不特是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  
○志於道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  
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  
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  
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  
人把握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去一出入  
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着工夫須看得

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  
工夫處

同大全胡氏曰道猶路也故注適字他岐字皆自路  
言之

異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  
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  
在而後志有定向也。○蔡虛齋曰志於道按註知在  
志先行稍在志後德則行道而有得也據如以身靠  
案不離箇案也

辨按此章四於字要看空說志據依游便沒着落志  
不是徒有所見而已註云知此而心必之焉下一必  
字便見念念在茲為之不厭之意如此則事物當然  
之道乃能得之於已斯謂之德然雖得之於已而不  
能據而守之則始或如此終或不如此不能保其不  
失也故未有所得固無可據既有所得又在守之固  
耳然忠孝仁義一端之得亦謂之德若仁則是衆善  
總會處故曰心德之全蓋此心有一毫私欲未淨亦  
不可謂之仁仁亦不是德外別一事物但據德是統

逐事上理會未過着那事時此心何所安頓故仁即是德之心依則常常相依無終食之間違之如此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然禮樂射御書數皆日用間所不可缺既不可缺而有一事理會不到則此心終覺滯礙惟是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而動息皆得其養矣註云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是兩層意蓋藝上理會不得則此心雖渾是天理而應務之間不無隔礙故應務有餘是正意至心無所放却是旁意蓋依仁之後原不靠着藝上收放心但於此而心亦無所放也註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如知所先後之知當淺看此字指道知道之所在而心必之焉必之內正說志朱子所謂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在裏面所適者正承知此來無他岐之感承心必之焉來蓋既知道之所在則所適者已正然檢致之功不至則所見有不明誠正之功不深則所行皆旁雜安能無他岐之感乎此心必之焉四字當重看朱子所謂生死路頭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大

近譬堂藏板

矣又謂即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后有定向也便以格物致知之知混在知此二字內矣蒙引謂知在志先行稍在志後亦非也知先行後都是志字裏面工夫非知了纔志志了纔行也

###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 語類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足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者已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於仁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謂忠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於已者也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立處無一念不在這裡又是據於德底骨子德是行其道而

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亦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志於道。方是要去做。如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據於德。則事親能孝。事兄能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纔盡其孝。便據於孝。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

**同**雙峯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是泛作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林次崖曰。志於道。是方求欲得之。未為吾得也。德則有得矣。然得之而不求。雖得之。亦失之。故又須據於德。得一善則牽。牽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克

近譬堂藏板

**辨**按朱子前篇解德字為得於心而不失。此篇解為行道而有得於心。皆是一般。此因上有志道句。故增行道二字。因據是守之不失。意故移不失二字於下。前篇訓。即於德字內。該據字意也。金仁山無知妄論。往往如此。○學曾問。據只是執守。不失。註却謂有日新之功。何也。曰。守其所。得於心者。常常玩索。涵養裏面。便旋生出道理來。如溫故自然。知新一般。如何不有日新之功。能日新。纔能會歸到仁處。

###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

流行矣。

**語類**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又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又曰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裡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下○問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爲發見○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

**附**大全朱子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

**同**西山真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林次崖曰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二

近譬堂藏板

心德全善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依也

**按**若與仁爲一更不消說依了聖人致人做工夫即說到至精密處亦不道箇自然便了依弟不違而已尙在離合之界少不戒慎恐懼便自離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依字內有必於是之意在註言存養省察亦該其中耳

###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

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或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刻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用於世。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也。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

**語類**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

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叔器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啓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着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却用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至

近譬堂藏板

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楊何嘗有這樣說話。○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適情。安得爲善。曰。游於藝一句是三字。公却只說得一字。

同

大全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

爲之。○潛室陳氏曰。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爲放心矣。

○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矣。○林次崖曰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即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呂晚村曰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於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為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為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為精微非藝精微為藝工夫精微也假如洒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為小子之末然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於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遠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五

近譬堂藏板

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為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以為支離務外故將藝看壞他正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壓餒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辨按惟其為至理所寓故當游之而博其義理之趣惟其為日用之不可缺故游之而應務有餘心亦無所放是並回繳上三句○道德仁藝原只一箇道理却有四般各且道是就事物公共上說德即道之得於已者仁即德之純而備者藝亦道之所寄而德仁

之用之不可少者方志時道尚未為我有故於字是於離處說合然雖未為我有而却性所自具則於字是只於本合者不使之離耳若第二三句又不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舌

近譬堂藏板

看只據處便是德。依處便是仁。纔不據便非。已有矣。何為德。纔不依便不純備矣。何為仁。故於字。只有一層。無兩層也。但既為此德。却不可以為已。有而不據。既有此仁。亦不可以為已。備而不依。故據依。尙未到合而為一時。候則於字。亦不無着力也。若游藝在依。仁之後。正是於粗處見精微。游字。若着力。若不着力。則藝雖未事。卽道德仁之理。游字。工夫深。一層道德。仁之妙。亦精進。一層。故此。一於字。雖與上三於字不同。而却連貫。上三箇於字也。○自志道。至依仁。已從粗入精。更不必另有箇道德吾心。只一箇仁而已。故朱子謂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無一物之非仁。不更說道德字有深意。

禎按。只依仁之後。方游藝。豈志道據德。未至依仁時。都離了藝不成。須知藝既日用。所不可闕。藝自與道德仁相為終始。但志道時。却不能無一物之非道。據德時。亦不能無一物之非德。惟依仁後。乃能無一物之非仁。看來游字。境趣却必到依仁後。方說得。○觀朱子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一段。則先

後該四句言。輔氏概以先者為重。後者為輕。未是。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語類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

精義尹曰苟以禮來者無不教也

同大全禮曲禮下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

士雉庶人之費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

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楨榛脯脩棗栗○胡氏曰在

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

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

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

也然比羔雁為薄故云至薄○記曰禮聞來學不聞

往教○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

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

曷嘗不欲啓其為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

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

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

異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

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

古禮也○林次崖曰束脩至薄以上是自至薄以至

於至厚也言自行束脩以上之禮禮之厚薄雖不同

其求教之心一也吾則未嘗不誨焉但不知來學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已矣辨按聖人此言但以人不可以禮來則無從而教之故

舉束脩以為言耳自邢氏悞以禮來則無從而教之故

如玉帛之類存疑因之遂作自行束脩之薄以上至

於至厚者聖人皆未嘗無誨說如此則聖人不離禮

物之厚薄以為言矣不知本文吃緊重自字看來學

之誠全在人潔已自進註中苟以禮來苟字着力便

是訓自字以禮便是訓行束脩字來字便是訓以上

字無不有以教之便是訓吾未嘗無誨字但不知來

學便是自行以上反面無往教之禮亦正對他自行

以上說明白註意奈何支離如此○學曾問以上似

難解曰如今小兒從師曰上學故以上只是來學之

意若作上至於禮之厚者則自字如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之自將來學求教之誠意都空閒了與吾未嘗

吾字亦不相呼應

禰攬齊氏謂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

也此亦悞以束脩為古者弟子見師之定贄非也自

孔子設束脩至薄之禮以為言漢後因取為贄師之

各耳。○觀未嘗無三字。則聖人愛人無已之心。和盤托出。所以深望人之來學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語類** 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問伊川謂必待至誠而

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  
一物皆存四隅。

**精義**

明道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排不發蓋不待

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  
矣學者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它說便好若初學

却須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恐止人好問之心  
○又曰學要自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  
而知來者則其知已深遠矣○又曰語學者以所見

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不淺徹久將理來低看了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

而不能自已憤有鬱鬱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  
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雙峯饒氏曰

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爲之發其機○  
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

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  
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毛

近譬堂藏板

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淺也然告之亦  
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  
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  
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  
力矣○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  
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慶源輔氏曰不  
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  
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  
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  
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蔡虛齋曰舉一  
隅可貫上說是必其人可舉示以一隅而後舉之若  
非憤悱聖人豈輕舉一隅新安之說太泥○或曰若  
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復一件道理  
非以三隅復之也

**異**蔡虛齋曰憤以心言悱以事言○林次崖曰憤悱  
只是一般人心未通則口亦未達心通則不悱矣○  
夫子嘗曰叩兩端而竭焉此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亦是勉人用力以爲受教之地耳

**辨**按章中六不字。下三不字。正與上三不字相對。在  
斷然意思。蓋輕用其啓發與復。彼都不當事了。如何  
理會得。○朱子云。學至憤悱。其心已畧通曉。但心已  
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觀此全是思之脆切。  
鬱而未暢之意。程子云。待其誠至而後告之。不指求  
教之誠言。謂其求通欲言之意已誠也。輔氏則其意  
憤然而不能自己。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意字貌  
字。分釋了然。○不啓不發與下舉字。就本文自當各  
項開說。蓋學者自有心求通而未得底。亦自有口欲  
言而未底。故聖人並說在遠裏。聖人亦隨便見其  
人。可教遂舉一理以告之。或者其人來問一理而告  
之者。不限定是這上面。憤悱底人。故朱子內註。只用  
平還。全不牽扯。然那憤悱底。既不啓發。自是不舉  
一隅了。既啓發。自必有所舉以告之。但不反則不復  
教法。相因也是如此。故程子說亦不可廢。而南軒復  
發其旨也。○學曾疑相因之說。曰。不是定要相聯。但  
聖人說話。自有淺深次第。憤者只是心求通而未得  
心。尚未得通。那便有欲言光景。故啓者只是畧畧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天

近譬堂藏板

啓他意思。使他通得來。纔有向明處。到口欲言必心  
中。死見得箇意思了。無奈畧見得。却言之而不能言  
也。故發之以達其辭。則其意乃暢矣。如此後乃可與  
他言。安得不舉。但舉一隅。必要反三隅。方可復告他  
別箇道理。蓋舉一隅。此物必是方底了。三隅自是現  
戒。今尚不知其方。還更與他講圓底。做甚麼。朱子不  
廢辟子之說。自有深意在。  
觸按不憤而啓。不悱而發。此是聖人必無事。蓋無意  
之可開。何從而闢之。無辭之可達。何從而達之。開其  
意。達其辭。兩其字。原憤悱者。所自具也。當下已無可  
啓發了。至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猶是後  
一層話。故極透徹。而朱子圈外之。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語類**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此是聖人天理。○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

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  
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  
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哀者。

**精義** 伊川曰。食甘美則食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異厚齋** 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  
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為  
記耳。

**辨** 抑註中於此連下兩不能字。妙甚。蓋出於自然之  
誠。不能如此。非不當如此也。食於有喪之側。便不能  
飽。不是為人家喪事。哀感動了。乃不能飽也。語類哀  
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此是正說。至喪家極哀。又能  
使人愈哀。全不哀。反使人為之悲哀。俱是本文外意。  
其實聖人。不待如此。臨喪便自哀了。厚齋但以為聖  
人舉行古禮。失其旨矣。

#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无

近譬堂藏板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  
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  
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語類**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  
要識得聖人自然。厚重不輕。浮意思。○上蔡說得亦  
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遠寒煥。故哭之日。自  
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  
四時也。須漸漸過去。○且如古者喪。自始死。至終喪。  
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  
却了。便着華采衣服。

**精義** 謝曰。未嘗飽。臨喪哀也。是日哭則不歌。哭非為  
生者故也。聖人哀樂中節。未有終日之間。其哀不變  
者。使其終日之間。其哀不變。亦過而不化矣。蓋其他  
感物而樂。亦有之。特不歌耳。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

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

**異**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辨**按：聖人雖是吊哭，自是真情實意。哀死而哭，故曰餘哀自不能忘。朱子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最體會得好。想見今人守喪，都無節次，到服滿一頓，除了直是未終喪，已先有忘親之心矣。言之可嘆。○陳新安謂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這箇說得是了。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這箇便差了。聖心餘哀，豈僅是可以已。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或問**：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猶止以一已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語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

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

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

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

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

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

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

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

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奈何底意思。何

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

命不足道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

如曰：有命是為孺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

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

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又曰：用則行，舍則藏。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脚○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它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淡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為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

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汗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出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裡猶不服他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終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擄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取直之



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  
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  
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  
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精義**明道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  
於密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者也行藏何累於已○伊川曰用舍無所預於已安  
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於遇者命不  
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  
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同**大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  
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  
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  
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  
芻觀一世惟子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  
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

藏板

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  
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  
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  
藏玩集註與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  
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  
當合兩句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  
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  
○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避底人舍之不藏是  
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  
說得一邊○張氏師魯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  
舍行藏唯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  
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句  
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  
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  
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呂晚  
村日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  
是之理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為心意重行一邊不見  
聖賢全身要大翻成下樣矣○首節之要在兩則字

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曾點莫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狎乍見得。不如顏子實有諸已耳。○異蔡虛齋曰。行藏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之俱屈。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用之則行。我無必於行也。舍之則藏。我亦無必於藏也。隨寓而安耳。味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繫累意。○顏子具體而微。未必能如孔子聖之時之自然處。故孔子語之以此。亦因其可至而勉進之。所謂時雨化之也。不然。則爲率以伐善而方人矣。此意最緊。○聖人無我。顏子未達。一問。故孔子進他一步。許其同能然者。實所以進之也。非互相標榜而已。若稱許之。則不必在其面前矣。如回也。庶乎及語之。不情之類。當非面語之詞。此云我與爾。却是面語。面語則有引教意。非褒飾之也。

**辨**按聖人言語輕便自然。直是道理足。如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言下只是無所係累意思。然使先無行藏之具。如何便說箇用則行。舍則藏。可見用之而必有所以行。舍之而必有所以藏。不然。便自則不得了。故朱子謂用之則現。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兩則字。有從容暇豫。不待顧慮商確之意。有是夫。正指這兩則字。說非徒有此行藏也。虛齋只見得無所係累一邊。便偏了。胡雲峯看出三面意思。極當深味。但有字一層。亦在則字中。不必分說。○學會問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恐所藏只得一箇道理。分不得難易。否曰。朱子此說。是爲添離會閔之徒言之。非謂聖人行藏有二也。然開等用之。未必能行。卽舍之而藏。恐亦非孔顏之藏。看下接云。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這便是說添離會閔。亦未必能藏。○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揆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他人空言行藏。便是無許多器具。寶貝也。然本領又全在無所係累處。不然。則雖盡得禮樂制度。又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塞不能運動也。此朱子則字。必兼兩面說。要知兩面只是一面。聖人所以無所係累者。以其渾然天理也。所以行藏之具。皆自此中而出。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重

近譬堂藏板

讀按聖人一生急急皇皇。本期於行至時不用而後藏此所謂憂世之志也。究竟可任可止可久可速何所係累此卽所謂樂天之誠也。正並行而不相悖。○聖人於顏子固非褒飾亦非勉進。惟我與爾有道合神契之妙。顏子不答一語便是兩則。字中本領已全具了。蒙引所見甚褊淺以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兩處印合自見。

###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或問**與不爲詩與之與何也。曰若爲詩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間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耳。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語

近譬堂藏板

故註作相與之與說。下吾不與也。言此等人。吾行三軍之道。不與之同。○子路豈不知用行舍藏是全體。行三軍不過是用行中之一端。但出處之大道。雖未遽能而治賦之才。則夫子所素許。然有勇知方。是由之行軍。非夫。子之行軍也。若夫。子行軍依然自衛。行則藏中本領。而出故不與之同也。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不過抑其勇而教他以懼。事成謀人。因此便道子路不可行三軍。便看低了子路本分。○行三軍之行。與用之則行。兩行字原不可作一般看。卽子路問意。亦非妄想合於用行之道。語意只重在與字上。故夫子但隨事點化他。至行藏道理。該得行軍與行軍道理。亦非用行舍藏者不能。諸義都不把與他說。然聖人說話。如荷葉上水。珠無不點點皆圓耳。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尙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語類**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與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某嘗謂聖人之言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三

近譬堂藏板

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胆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人心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遠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文開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徃徃無成者多矣又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曰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

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又曰而今只是據本子看說行三軍是如此試把數千人與公去行看好皇恐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心無情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怨於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蔡虛齋曰好謀而成謂好謀而能成之非好謀而有成也故註云成謂成其謀全是能斷人多是初間會謀後來無結殺只是輕躁苟且好謀而成之全在決斷故曰蓄疑敗謀沈毅為要自負其勇與抑其勇而教之之勇皆指血氣之勇言○臨事懼好謀成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林次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美

近譬堂藏板

崖曰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說必能懼而後能謀○呂晚村曰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懼能謀見大本領不泥定行軍說○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事後闕一不可懼為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單講箇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卻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效時便是道故當以逆億術數為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逆億術數中處少不中害事處多也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

陸稼書曰成是決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大全甚明但此處對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曰不徒貴其能成也貴其懼好謀而成者也○李毅侯曰

用則行舍則藏須知其中便有兢兢業業一片懼底  
小心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須知其中便有動九天  
藏九地得行藏之妙用在不必粘合而意自相通  
**辨**按朱子看成字作果决之意正對懼字說蓋懼正  
是詳審顧慮之意不能詳審則失之躁率不能果决  
則失之優柔懼在事始成在事終非懼則事都罷了  
非成則謀都敗了故註以懼為敬其事成為成其謀  
兩而字俱拆重下截○分明有臨事二字時解反作  
平時小心者非也平時以敬做主宰自不消說臨事  
却要詳審事勢度務揆幾是好謀意已在懼字之中  
矣下好謀二字輕說與上臨事二字一般語氣當云  
臨事須是懼其事好謀須是成其謀也○天下有能  
謀而不能成者此是歸重能斷上朱子之說也時解  
謂有能懼而不能謀者便將懼字當畏惹看了不合  
此處懼字朱子云正與安而后能慮慮字相似乃  
開時已自思量都是了臨事又更加精詳此自含謀  
字在內天下有處事精詳而不可為謀者乎  
禎按臨事而懼正要好謀而成事到成就自不敗壞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藏板

下疎書分作兩意者非謂對子路說不重在成意謂  
子路缺少在懼謀上取其實事不到成不如不謀矣  
懼在事前成周事後正要對看○謂行藏中有兢兢  
此本不必聖人何事不兢兢但此處兩則字洒落自  
得何消又把兢兢業業攔入至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聖人敬慎不敗之道豈是動九天潛九地那些詭譎  
術數可比朱子謂只就此地頭看  
也白好却不是俗下如此看法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 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  
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  
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

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或問**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已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存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益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蘇氏之說。蓋亦如此。○蘇氏曰。凡人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美

近警堂藏板

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存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閤。固其扃鑰。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語類**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羸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

**附**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勢重在下句也。

**精義**橫渠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執甲以求富。求之有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大。全。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

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思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惟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林次崖曰聖人此語為中人以下者言之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今人都作聖人自言恐未是看來朱子亦不是如此說蘇氏聖人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圖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堯

近譬堂藏板

若可求則雖執鞭以求之亦不辭而其如不可求何哉如字不是設如之如乃果如之如也  
禎按兩吾字是聖人以身示教但語氣要看得活妙勿死句下耳次崖以兩吾字俱指中人說上句吾亦為之亦字如何說得去

###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

弟子記其大者耳



或問尹說得之曾氏之說亦可觀焉。○曾氏曰鬼神

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

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

記以垂教。○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

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  
辨按聖人之心。固不待有所操而常存。然此慎字。只

指臨事說。聖人於齊。固無誠之不至。不可以交神明

者。然惟恐誠之不至。而神之不享也。故慎齊。戰則國

之存亡。眾之死生。所係。疾又吾身之死生存亡所係

事之最重大者。雖謀出萬全。不可不慎。戰雖無傷於

生。不可不慎。疾至平日所為。無不可以對神明。安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罕

藏板

戰之源頭。人以利聖人。以義戰之用處。人以畏。聖

人以精。謀疾之源頭。人失於人事。聖人觸於天。時疾之

用處。人抑之以飲食藥餌。聖人抑之以

譏默動靜。至其全體本領。自可通看。

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

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

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

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

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

感之深也

或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者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澁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黜然而黑頽然而長共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語類

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之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子聞韶音學之三

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裡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方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能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聖

近譬堂藏板

殆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之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先生嘗讀他傳云孔子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形聳蓋正音所感如此○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淳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深學之三月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字伊川恐適不曾考到此耳○正好看

聖人志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其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宅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那箇好自然如處耳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懽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望

近譬堂藏板

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嘆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與○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之久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蔡虛齋曰夫子於此蓋其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故只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集註情文之備文謂聲容也情謂聲容之實也味夫子之言蓋其中有不可形容之妙存焉

**異**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什其意非本文也○林次崖曰聖人在齊聞韶見其善而學之待至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聖

近譬堂

月後而嘆之此皆門人目擊耳聞者不知肉味此是  
 聖人心裏事又不以告人不知門人何緣知之且心  
 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聖人食肉不知其味非心  
 不在耶意聖人學樂之時當食不令人設或者設而  
 不甚用蓋心在於樂於此不暇及如所謂發憤忘食  
 終日不食者門人因而見之遂謂其不知肉味非真  
 食之不知其味亦非三月之久絕不食也門人亦有  
 心不在之疑朱子所答終未條徹○呂晚村曰味不  
 圖二字要知夫子胸中向來有箇盡美盡善底韶樂  
 在至此親聞其聲又有非意之所及者故不覺嗟咨  
 嘆息有口不能言之象

**辨**披聖人一聞韶樂便不能已於學學之亦必數月  
 方熟自不能已於久故三月須另句吳氏程以聞韶  
 三月四字作句學之意反不明白不知肉味總見聖  
 心誠一之至故朱子謂所思之事大飲食不足以奪  
 其志是也存疑猶必以食時心不在為疑便將聖賢  
 言語看死煞了愚嘗謂聖人與人心地懸隔不得以  
 常人之相近畧似者疑聖人也人心是私欲聖人渾

是。天。理。人。纜。專。切。便。為。固。滯。之。病。聖。人。纜。專。切。是。  
 誠。一。之。倫。聖。人。專。切。乎。此。偶。置。乎。彼。而。適。如。乎。輕。  
 大。小。之。分。且。不。第。此。也。賢。人。即。有。誠。一。處。切。存。  
 重。大。之。倫。聖。人。專。切。乎。此。偶。置。乎。彼。而。適。如。乎。輕。  
 之。惟。恐。不。與。理。合。聖。人。自。無。不。誠。心。與。道。理。自。無。不。合。  
 合。惟。切。存。之。便。不。免。於。固。滯。與。道。理。自。無。不。合。  
 固。滯。之。有。賢。人。專。切。於。此。惟。恐。遺。忘。乎。彼。如。當。食。便。  
 恐。食。不。知。味。而。有。心。不。在。焉。之。病。故。程。子。謂。某。兄。弟。  
 喫。飯。纜。是。喫。飯。而。有。心。不。在。焉。之。病。故。程。子。謂。某。兄。弟。  
 要。知。味。有。許。多。着。力。假。令。他。發。憤。忘。食。便。是。於。食。上。  
 放。過。了。故。食。時。心。且。在。食。若。聖。人。何。消。得。如。此。聖。人。  
 當。飲。食。自。是。知。正。味。了。何。須。聖。人。何。消。得。如。此。聖。人。  
 大。如。學。韶。樂。生。平。寧。有。幾。件。心。契。神。追。飲。食。何。足。以。  
 奪。之。肉。味。自。是。忘。了。豈。猶。怕。於。食。上。道。理。此。  
 程。子。之。疑。猶。未。見。到。聖。人。處。至。林。次。崖。謂。當。食。不。令。  
 人。設。是。有。心。撒。味。非。自。然。忘。矣。又。云。設。而。不。甚。用。  
 夫。聖。人。忘。味。必。飲。食。之。味。皆。自。忘。了。記。者。偶。舉。肉。味。  
 言。之。耳。豈。有。不。知。肉。味。尚。知。他。味。之。理。然。則。不。設。不。

用將飯亦不設不用耶拘滯極矣曰然則記者何從知之曰聖人誠中形外其精神必有見於容貌氣象之間者門人安得不知之

禎按若認真向來胸中有箇盡美盡善之語至此問其聲又非意之所及則是看呆了不圖二字且似夫子前此迥然不識韶樂如何豈不看低了夫子况盡美盡善之語亦不必裝在木聞之先須知此處不圖

不過心契而深嘆其妙夫子即未聞韶而由舜之德業想見舜樂亦必不甚相遠但既習其音更為親切故不覺深嘆其至耳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

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

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晷

近譬堂藏板

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語類

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

精義

楊曰衛太子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奔宋已而之後靈公卒夫人立郕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曰有

亡人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人立輒為君昔者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

曰否立孫則世子亡而立嫡孫禮也然則郕之讓輒之立正也趙簡子欲立蒯瞶而衛人以兵拒之不得

入夫蒯瞶得罪於靈公山奔不宜有衛也衛人以輒為君矣則其拒之宜若可然故冉求以為問○或問

夫子為衛君子貢自以意對可也何必更以夷齊為問曰向嘗解此一段亦未盡瞶得罪先君而輒乃先

君之命此其可疑又與夷齊事頗相類故以問也當是時瞶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

之乃善

**圖**蔡虛齋曰不曰仕衛乎。而曰為衛君子。正當輒拒

**辨**按註為猶助也。不是直解作助字。要看衛字。衛君

即是夫子如何便助他。只是以他為是。便是靠他。這

一邊立說。故以為為猶之乎。助之也。○曰衛君則衛一

國之人皆以之為君矣。這便是為衛君子。再有必有

所不安於心。方欲以夫子為斷乎。字自是疑辭。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

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聖

近譬堂藏板

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

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

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

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

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

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之。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

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

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或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  
子貢復有怨乎之間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  
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  
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  
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慚不平之心則衛君之  
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  
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  
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  
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尙何疑哉  
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夾也

**語類**

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剛  
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瓠珠美玉直截  
天淵矣○問子欲正名是立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  
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軀父子之名問軀尙在如何  
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問  
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  
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異**

近譬堂 藏板

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阻杙之處這便是得仁否  
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孔子論伯夷謂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  
是怨蘓子由伯夷論却好只依孔子說○問子貢衛  
君之間與去兵去食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  
固常稱之而又曰孔門學者獨顏子為善問何也曰  
顏子之問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  
不必問也○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  
天倫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  
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奈何  
曰縱中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弟立之可也○  
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  
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  
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  
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  
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  
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家說夷齊所  
為全性命之理若它人謂其全性命之理尙可若謂

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爲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卽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怨地及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約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怨地若不怨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問夫子爲衛君章程子所引諫伐事或問論非此章答問本意當矣今集注全載其說不刪此語何也曰諫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裡面事如聖人却是泛說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聖

近譬堂藏板

**附**朱子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蒯瞶欲入子以兵拒父是知多少不順議者以爲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玉下告方伯拔郢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時

**同**大舍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

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雲峯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卽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異

近譬堂藏板

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勦贖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論，而世俗之說未可據以為信也。○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則贖是忍於抗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呂晚村曰：助輒之誤賢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義之似是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其心。正子貢善問處。若止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國君社稷為重之義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備義名而助，越逆議論心事都誅盡。○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管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

子則粘帶回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上文之問，子貢自質疑，未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

○異：林次崖曰：伯夷、叔齊何人，亦是稟問，故註舉其平生以釋之。求仁得仁，專就遜國一邊說，亦是本子貢所問之意。若說時，還須稟說。○呂無黨曰：有謂伯夷、叔齊幸有中子可立，故能成其讓，不然豈可使孤竹不祀乎。其說似是而實非也。夫果以讓國為賢，伯夷雖天倫當立而讓，叔齊雖父命可立而讓，然則中子既非天倫，且非父命，獨不當讓乎。且中子之立，在夷齊去國之後，國人扳而立之，非夷齊委國於中子而去也。則方夷齊去國時，固已不計孤竹之有後矣。總之後世人只看得國重仁輕，故有此論。然自聖人看來，讓國事極小，失仁事極大。○辨：按仁者何人心是也。求仁者何心安理得是也。有時仁在得國之內，則又以得國為仁。故夷齊當日非必有心去國。適去國之為仁耳。看來當日雖非委國於中子，却正幸。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或問**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季

近譬堂藏板

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又曰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爲言若將與世之富貴者較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爲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語類

這有三十來箇字。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

先它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呂與叔數句說得好。非是有所見如何道得到。○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如聖人之心。○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  
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  
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  
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  
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  
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凡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問一  
曰不改一日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  
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  
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  
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遠頭說入來在其中是  
從那頭說出來

**附大全**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  
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  
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同**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天理明徹私欲淨去  
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  
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五

近譬堂藏板

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擊  
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  
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會動此之顏子不改  
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單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  
自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  
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  
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  
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  
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  
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  
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  
勉焉○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  
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呂  
晚村曰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  
曰不改則非樂陋巷簞瓢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  
肱也○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非樂疏水曲  
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而聖人更上一  
層方得真實了義若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庄

流俗腥膻肺肝與聖人比並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辨按朱子謂三十來箇字只樂字是先觀本文亦在其中便見先有其樂故雖處困極而亦在耳亦字乃添集註先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句下方接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即是此意若不先提起樂泛從境遇困窮上說起便是樂滯在境遇上矣又有將人之處困不樂過為貶抑以形聖人之樂亦涉借人揚已非聖人語氣故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為言

朱子病其與世較勝負者此也又貧困是聖人現在境地富貴是聖人空懸境地故從疏水曲肱之樂亦在遜說到不義富貴上去此或問謂即當時所處以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至

近譬堂藏板

明其樂之未嘗不在而無所慕於彼也曰當時所處曰於彼便非以貧賤富貴並言其樂饒氏謂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此亦未是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則樂在富貴亦自分明若謂不分明便是為富貴所動耳夫子自是就所處而言樂亦在其中不義句只是取來對照不得平看○我字亦不可放過樂即我之樂原非兩箇貧困富貴是外來境遇與我無預故與樂亦無預上句樂亦在其中以我亦在其中也於我如浮雲以有我樂在自如浮雲也○亦在字自是現成較不改更上一步陳氏發明程子語極暢朱子謂其不必分者欲人從事孔顏所以能樂處乃為有益不必苦將孔顏較量高下也○惟其為不義故視之如浮雲若但是富貴便視如浮雲則必却富貴以為樂矣與上亦字分毫不相似

禱按或問謂聖人之樂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可見樂字當兼時地看○聖人雖不用勉強工夫自能天理渾然但聖人一生好古敏求發憤忘食何嘗不

用工夫。只泰然自得來。故有時言好學之實。固非徒謙辭。此處自言所得之真趣。非與彼處有相悖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聖

近譬堂藏板

不可以易而學也

辭類 聖人學易。與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字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裡。未有底事也。說在裡。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由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象。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吾

近譬堂藏板

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嘗由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酩酊。○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裡。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裡。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春人做甚事。皆撞着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便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

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出這箇理。○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人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問五十學易先生舉史記云。是時孔子年已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象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方讀易也。問伊川以八索為過處如何。曰。某不敢如此說。○大。全。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同。覺軒蔡氏曰。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自以為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俛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以易學。○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堯

近警堂藏板

消息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也。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語之辭耳。○蔡虛齋曰：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全以天時人事言。此道理具在易書，學易則有以明之。分而言，則吉凶消長天時也；進退存亡人事也。胡氏註及會講都認差。異呂晚村曰：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道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

辨按：易之理，天道人事俱備。數原不離理，說惟易備。天道故學易則明乎進退存亡之道，惟欲明吉凶消長須觀象而玩辭，欲明進退存亡須觀變而玩占。其實人事之進退存亡即天道之吉凶消長無二理無二數也。

靜則法天道動則盡人事，故可以無大過。○易之理只是一箇時字，稍不合乎時則過矣。故朱子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都是過。○意不但離中若中而不飛，即纔有游移商量早是過了。○時不用單言中，則正便在。○禎樹木文只是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耳。言此以教



人却是餘意。曰假我日可以何等危悚皆期之而難必之辭。○有謂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說者。看來下有卒字則是聖人深懼其年之不逮意方與下卒學易之功也。雖非祈年亦有悲年不逮意方與下卒字有理會。○易之理本無過易而有象便有不過底亦有過底。晚村謂都從過處生。吾所未曉還是。有象纔生出過來過所以然之理。只在象上占亦從象上來。

###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美

近譬堂藏板

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語類** 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又曰。夫子常及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

**精義**

范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為常。故雅亦常也。子所

雅言者常言也。○楊曰。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

**同** 大全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

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

朝觀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  
○雲峯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慶源輔氏曰  
詩所以吟咏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猶治也  
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  
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  
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  
事節文雖在外而猶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  
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  
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  
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  
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呂  
晚村曰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春  
詔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離近是  
雅字情景義旨乃得○看首末二句記者指數神情  
唱嘆不盡都在所字皆字得之  
○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  
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堯

近譬堂藏板

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卽樂也孔子  
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  
日常言不遇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陸稼書  
曰執禮蒙引存疑看得好蓋禮字濶曰所執之禮則  
專主日用者言此與雙峯說合註非但誦說而已似  
不必拘蓋詩書亦不是徒誦說者恐難說

**辨**

按今人多扯易與春秋來伴且謂言詩書禮而易

與春秋之理亦備其中此都是閒話朱子謂易掌於  
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所謂不  
是正業只是常業如易之爲書精之便備天地之  
道非人所易知淺之只是卜筮之用耳學者日用常  
行自有許多事理只在眼前如何爲常業春秋  
雖可以知世變然未經聖人筆削勸懲之義尚未昭  
然每日間要知這世變何用也不是學者切已事故  
亦非常業只兼通之而已如此看方與雅字有會○  
試看一部論語何嘗句句是舉詩書執禮來教人本  
文畢竟要看所字皆字門人是親炙熟服之久纔於  
詩書禮上尋味便見得聖教存說切處纔於聖教上

聖會越見得詩書禮之益人所字皆字當如此看○  
朱子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以禮要執守持行樂亦  
不是空說底如舞蹈之疾徐音律之節奏皆要執  
朱子以為為談在禮中厚齋謂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便  
不是古者十三便學樂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豈  
是不常言底若詩不過樂之章然用處亦各別勿軒  
謂詩即樂者亦非

顧按饒氏謂宗廟郊社等禮非常所用自不常及所  
常言者只是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推明自  
好然因此疑朱子悞解執字則不可詩書雖亦不徒  
誦說亦常見之於行然詩書道理講明於人要人存  
著在心如何可言執詩理性情全是涵養游泳工夫  
書道政事只教理明隨便將出來用若禮無斯須去  
身則無斯須不要執守故曰非徒誦說而已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五

近譬堂藏板

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

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按註云必有非所問而問想亦只驚異聖人在高  
遠處看夫子在篤實好學上說便可見矣○一則葉  
公不足知聖纔平易他便忽其為淺近纔稱微他又  
無從窺測得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以聖  
人本自難說子路於聖人豈無所見然或得粗而遺  
精語本而忘末各言實是難事非推委而不言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或問** 聖人之自言。非惡其不讓。慮其非實。而後爲是含蓄之言也。盛德之至。橫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

**語類** 聖人不是有所因爲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它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堯

近譬堂藏板

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又曰。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趕他不上。○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直是恁地。又曰。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是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叔器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叔器問看聖賢說話。也須先識聖人是甚麼樣人。賢人是甚麼樣人。方見得他說得淺深。曰。夫子說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等級。甚分明。要見等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卒

近譬堂藏板

只是孟子六謂之說如可欲之謂善便是那善人。如充實之謂美等便皆是那賢人事。如大而化之以上方是聖人事。○問橫渠仲尼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與本領不在。是若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為學要耐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附大全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便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存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

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

同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蔡虛齋曰集註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小註所解或未然。蓋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陸稼書曰憤樂還只就逐事上見。朱子之說精矣。不必說到本體。其所以能憤樂如是者則以其本體之至誠無息也。所謂至誠無息即註所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也。如蒙引之說則似從憤樂後見其全體至極如雙峯說則似就憤樂上見其全體至極。又俱似連全體至極亦就逐事上看。如龍溪說則又專就本體上說憤樂皆不能無疑。若雙峯所謂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空

近譬堂藏板

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則以明。辨。人胸中若有一毫私欲牽絆，做事時縱教發憤，也不能便忘食，即有時樂，也不能便忘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毫無倚着一發憤，自是忘食。一樂自是忘憂，並無些子夾雜。係累終日，只是恁地終歲也。只是恁地終身也。只是恁地自少至老。此外並無別箇事。○門人問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可見註中未得既得，亦是大概分箇憤樂境界，趣與人看，其實不必認煞未得有甚大段未得。聖心見得義理無窮，幸釋不盡，故不是樂時，就是憤時。纔憤便得纔得便樂，纔憤便忘食，纔樂便忘憂。此也。如下學而上達，一般時，時下學時時上達，不是虧任未得時，纔下學上達了，便不下學矣。○朱子分明說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饒氏謂兩邊各造其極，便是全體至極。此意最好看。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然却寒了又暑，暑了又寒，只一箇氣之全。

臚。蔡虛齋謂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為全體無一善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然則聖人真箇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無一善之或遺。方無一善之不造。其極耶。陸稼書又以雙峯就憤樂上見其全體至極，又似連全體至極亦就逐事上看。為疑。殊不知聖人惟其有至誠無息之全體，所以能憤樂到至極者，以聖人之本領而言也。就聖人之一憤便忘食，一樂便忘憂，上看又何嘗不見他之全體。至極，即謂之就逐事上看，有何不可。玩註則見其三字便是就當下憤樂而見之也。饒氏復合到聖人之心，純乎天理上，固已看得道理圓泄之至。

顧按註云：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既下兩則字，而語類云：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疊下兩便字，一見聖人那憤與樂機候也。爭不多一見聖人憤即憤之極，樂即樂之極也。又云：聖人不是有所因為甚事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樂便。然可見只是聖人意，思倦焉。學學憤樂中，間未得已得無甚大界限，至謂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

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所謂有這般事者。如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是也。這見聖人生平也。有此等事。纔發憤則無可循環矣。此處最當善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空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禮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存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

精義

明道曰。生知只是他生自知理義者。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老聃訪官

名於鄰子。何害為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望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奎

近譬堂藏板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  
多以爲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爲生而可知者自  
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  
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  
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  
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  
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  
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勉齋黃氏曰聖  
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爲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  
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己此其所以  
爲聖人也○蔡虛齋曰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  
知而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曰我非生而自如此  
理者我乃好古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理者聖人  
是以學知者自處然卽好古敏求之言而深味之則  
其生知之實亦可見矣○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  
同卽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者爲禮  
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聖人  
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

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辭然亦實理也  
○呂晚村曰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予字同例最  
重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求  
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  
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  
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  
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同爲添礙然  
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工夫  
最重知如何不居○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  
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  
人至教也

辨

按尹註謂生而可知者義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

亦必待學而後驗其實朱子語類復發明之不知其  
意者便謂生知者義理學知者禮樂名物判然分開  
將本章兩之字竟有精粗內外之不同愚意本章兩  
之字皆持義理說但吾心之義理卽禮樂名物古今  
事變之義理非有二也人見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  
著不待學而知聖人却見得不如故此故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聖人見得這義理都備在一古字中禮樂各物古今事變是古字實疏聖人亦必待學正是聖人好古處凡此好古皆敏以求此義理耳禮樂各物古今事變參考得一番義理又精進得一番不然則吾心所見之義理尙恐其未是故曰有以驗其實也蒙引謂聖人是總說而又以尹氏爲非正意猶未看得透耳

禎按惟禮樂各物古今事變之理與吾心昭著之義理只得一箇故聖人好此禮樂各物古今事變之古正敏以求此義理也古字之字分而爲二又合而爲一此合內外之學也如時解以下求之之字指禮樂各物古今事變則敏以求之仍是好古聖人何爲蚤說在這裏

###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畜

近譬堂藏板

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或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語類**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未曾說此間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奎

近譬堂藏板

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也○蔡虛齋曰聖人所常言者詩書執禮所罕言者利與命仁也又有絕不道者怪力亂神是也蓋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在所不當言鬼神雖非不正又有未易言故聖人皆不語也然不曰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見○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鳥獲之能舉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也悖亂者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條舒四時之所以代

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孔文子欲攻大叔疾訪於仲尼仲尼不對此不語亂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不語神也斥子路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可知其不語力魯論二十篇所記嘉言善行多矣獨無一語涉異者且曰索隱衍怪吾弗為之則知其不語怪

**辨**按此四者既為聖人所不語豈聖人嘗舉以示人曰我所不語者在此而後門人記之耶今人開口便云記聖人不語之教夫推聖人不語之意固所以立萬世之防未始非教然當下只是箇不語非執此以教人○蒙引推出答述曰語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一層雖朱子未曾發明然亦甚有道理蓋人既言怪便是好異心腸人既言力便是爭鬪心腸人既言亂便是悖逆心腸人既言神便是迷惑心腸蓋必實舉其事以問子而子亦不答述之也若夫破怪異抑勇力懼亂賊聖人亦有時而言之所謂於三者必有訓戒

也。至鬼神之情狀。聖人亦不嘗不深明其理。如何福善。如何禍淫。彰彰報應之事。聖人何嘗言及。如南宮适問羿。羿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聖人已自不答矣。註中怪異。勇力悖亂之事。下一事。字鬼神造化之迹。下一迹。字大有深意。又拈出非理之正。非窮理之至。兩理字。非主宰那事。與迹自非所論也。頑按。所以不語之故。只在非理之正。與非窮理之至。未易明上。謝氏以常德治人四字對說。是兩面比看。若本文只說不語者在。此未說所語者在彼。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奎

近譬堂藏板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語類。聖人之學。異乎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裡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裡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裡面去。是皆吾師也。

精義。謝曰。善吾師也。不善亦吾師也。○楊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汪氏炎和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

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也

**異**呂晚村曰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非全體至善之謂也說善字極輕淺方精細

**辨**按三人同行其一為我則下兩其字只二人耳雖是二人必有箇善不善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是二人皆我之師見善也是師惡也是師師之所以必有聖人是舉一善一不善來做樣子非限定一善一不善也故饒氏推出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乃呂晚村謂善字極輕淺就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渠意如此纔見必有之活然愚便從之豈非半間不界底事再遇至善又必改此從彼更費幾番從幾番改始得故聖人雖教人隨在取益亦必真箇是善方去從真箇不善方去改那有但見彼善於此便輕從輕改之理其善其不善各就兩人開議不作兩人相形說或曰倘不遇至善奈何曰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李

近譬堂藏板

全體至善固難若一節做得恰好也還易得且聖人雖平放在這裏然世間善者自是少不善者自是多若其間有善者斯擇其善者而從之若皆不善者則盡從而改之又何嘗不是皆我師也○學曾因問上句多擇字想是其中有善者擇而從之如其不善則皆改之乎曰聖人言下就一善一不善說原無側注意但隨在有益固皆不可放過而從字却要精嚴改字却要細密若兩人中稍覺好些我便從則我亦不過稍好些底人下故必一言當理方可從其言一行當理方可從其行如一人做得非理一人做得近似我便從其近似者將不欲為其當理者乎故擇便是要別識從便是要躬行須精嚴始得若改內原有自省工夫彼之不善無與於我從何處改來惟內加省察恐我之不善有與之相類者或雖不與之類而可以借觀者須是都要改了纔非至善便是不善了豈於此見聖人言語有多少深味不可因其言之輕淺便將道理都輕淺看了

顧按其善者其不善者是三人行中所必有以不是善定是不善也。就當下說而從之而改之。却有思齊內省之功。不是當下同行時便從。喚了。故聖人言有益處極輕言取益處却重。

###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已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如此矣。但其連下文而言。則其意若曰。天之生德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已。是亦天也。而豈魋之所能為哉。夫其上句之說則善矣。而其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矣

近譬堂藏板

所論下句為不自必之意。則予未能不疑也。曰子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固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為譖愆。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固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之詳矣。然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堯

近譬堂藏板

請類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問必不能違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取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同大全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桓魋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詆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呂晚村曰天生此德於子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

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異蔡虛齋曰生賦也言天賦我以如是之德聖人不  
自名言然亦果有以自見其得於天者獨厚矣夫天  
惟無意於我則已今也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必  
嘿相我於冥冥之中彼桓魋雖欲害我其亦如我何  
哉必不能違天害已也違天謂逆天意故與天忤也  
謂天固欲佑之雖固欲害之是與天忤也雖其能勝  
天哉○天字以主宰言○林次崖曰夫子平日不以  
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天  
之未喪斯文匡人共如予何也不以聖自居者乃  
平日謙已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  
慰門人而警強暴也

辨按德天之所以賦聖人者也予聖人之所以有此

德以承天者也只天生德於予五箇字已是天與聖  
人合而為一矣雖如何能違天害已○學曾問聖人  
凡事都有恐懼脩省意思今云天生德於予則臨患  
難而自反無愧亦似看得謹密朱子却說便小了聖

人者何也。曰：自反無愧。是平居時自家脩省。此當生死患難之際。聖人擔荷。自不小。更何須自反。若尙待自反。便是擔荷天地間大事不得。斯文未喪。都不當自任了。○朱子謂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此理字妙甚。蓋天者不過理而已。天生德於聖人。便是此理。恰當生此聖人。又如何有死於桓魋底道理。故聖人決其斷不能害已。或曰：想是氣數到此也。害聖人不得。曰：有理斯有數。理既害聖人不得。則聖人以素王受命。垂教萬世。也是數當如此。故言理而數在其中。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辛

近譬堂藏板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薰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語類問此在弟子自見得如何如顏子自見得立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聖人以學者不能自去用力故警之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裡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問澗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意思是如何○夫子嘗言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遠遶理也在裡面○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至

近譬堂 藏板

精義 伊川曰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范曰夫子之於人無所不用其極惟恐人以己爲不可及而不學故告二三子無隱欲其皆如己也○游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則以爲有隱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已以實其言也

詞 大全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爲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爲教所當知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爲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卽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奎

近譬堂 藏板

高遠而不可冀及耶○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嘆笑謦欬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頽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棗莢棲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之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是此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遊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蔡虛齋曰一說吾無行而不以示人者便是一箇丘在這裏亦見其實無隱也然把與字對隱字看見其自不容隱也所與者就在作

止語默之間是丘也言丘之為丘是如此蓋丁寧之意○呂晚村曰二三子疑團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

蔡虛齋曰作止語默無非教也不可貼在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句上此意與上文俱安在二三子以我為隱乎上然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其實含作止語默無非教也之意

辨 糊首句一呼次句一解三句自証其無隱之實是丘也現身指點與人看時解將無行不與作無往不與說畢竟行字作往字似虛但行字非言之行即該作止語默說蓋作止語默都是聖人一身之所行也○學曾問內註云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程子又云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似與朱子意不同何也曰資質庸下者不能知得聖人之道但見以為高深故疑其有隱才氣高邁者畧見得高深便思躡等而進終是進不得則亦疑其有隱故俯而就之不但使庸下者可及亦使高邁者可循也程

與朱正相合。輔氏能發其意而未透。○鄉黨所得。固足以見聖人。朱子謂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知聖人渾身都是道理。卽無非教也。豈鄉黨一篇所能盡。要實認得意思如何。只在聖人教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上。翻轉了看。

禎按此章字字針鋒緊對。與字與隱字對。門人疑聖人有不與故。以爲隱。聖人却說無不與。自是無隱。此大旨也。其實首句我字與二三子對。二句吾字與爾字對。三句吾字與二三子對。末句却以是丘也。三字收煞分明。二三子所認都不是。丘了。指點緊切。一片苦心如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正解無行不與。若以我爲隱乎。纔是呼醒他。蒙引未是。

###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或問**程子所謂誠忠孚信之別奈何。曰：誠忠以體用而言也。孚信以內外而言也。曾氏曰：忠者心不欺。信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奎

近譬堂藏板

者言不妄。其義亦通。

**語類**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裡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力行之方也。○此是表裡互說。在這裡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爲先。○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與說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食教

以右手能言教之男唯女俞是先教他做箇伎倆。這都是文底事。而後教他識義理。○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至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告

近譬堂藏板

**精義** 伊川曰一心之謂誠。蓋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

字。見於事之謂信。

**同** 大全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况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春信是實理。就事物上春。○雙峯饒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蔡虛齋曰忠就己上看體也。信就事物上看用也。忠信

疑通管文行前章主忠信。疑亦兼知行。○林次崖曰：文以載道。學文所以明道。講習詩論其事也。夫子之時，六經未備，所謂文詩書六藝而已。故其雅言只詩書執禮。○學文則此理已明，不見之行，終不為我有。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故又教人脩行，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其事也。○忠以心言，信以事言，表裏之教也。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由知而行，由裏而表，四教之先後次第也。○呂晚村曰：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秤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羞

近譬堂藏板

**辨**或問引程子誠忠孚信之說，是又細分不則誠。忠又有體用，字信又有內外。若但以忠信言，則忠是體，信是用，忠是內，信是外。學曾問細分如何，曰：若全無事爲，把甚麼去盡心，只有箇極誠無妄而已。故誠爲體，忠爲用，雖是要見之於事，尙未見，特只存我自心，知得誠實人，猶不知此時止可謂之字，到見於事處纔是信，故孚爲內，信爲外。○學曾又問朱子謂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夫文豈不亦要自去做，何獨忠信若講着，只是文而記者，却謂子教以忠信何也，曰：學文自是教學文，脩行自是教脩行，存忠信自是教存忠信，那一件聖人不教他如此，但文是講貫上事，這裏講得明透，你那裏自通曉了，卽講說到行是如何，忠信是如何，你那裏也都通曉了，故曰：且只是文，若行須是你去力行始得，忠信須是你去存養始得，故曰：全在學者自去做，文非不要自去做，但猶可以講說資之不全靠也。全字須着眼。○文行忠信，雖有先後之序，然學文脩行時，非不教之存忠信也，但不博學於文，則無以講明其理，如何去行，若不身體力行，却忠信箇甚麼，此必由文而行而忠信也。然無忠信，則所行者皆虛，而講習者亦徒然而已。故程子又曰：忠信本也，到得盡忠信時，益好博文，而所行皆實矣。非學文條行前不教之存忠信，亦非旣存忠信後用學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美

近譬堂藏板

脩身不着也。故朱子謂是表裏互說在這裏。○學會又問朱子謂既行矣。又忠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似以忠信單貼行說。何也。曰。忠信須於行處見之。行非忠信亦不能成。故忠信於行為切。若文不以實心去學。也有箇文在那裏。其實以忠信之心學文。方是實能體會得道理。出故程子以忠信本也。統之。○將忠信一渾看去。是三教非四教矣。忠是實心。信是實事。不可相離。而亦不可缺一者也。若但云有忠。自然有信。體用不離。未嘗不是道理。却於此處四教沒理會。聖人是教人着。着做工夫。○禎按記者以此四者括盡聖教。正以其高下皆宜。彼此各適。賢知者可以俯而就。愚不肖者可以仰而及。故體之皆下學之功。進之皆上達之妙。○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既善。更須反於心。無一毫不實工夫。是從外做。向內方有把握。中庸擇善固執。為誠之工夫。則文行皆所以存忠信也。又是倒轉說。與此稱異。總之。做工夫少不得。忠信以為之本。做工夫少不得。文行以明其理。履其事。說雖不同。理致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靜觀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

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

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

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

較依本分。異朱氏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

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辨按聖人才德都化了。故神明不測。君子已出眾。但

猶存才德之痕迹。未化故可見耳。人就可見處看。君子或有時而見。君子之才。或有時而見。君子之德。若

君子則是有德方有才。只是德之餘也。如君子不器。是箇君子。自是不器。德無不備。自是才無不周。有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語類**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

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

有常底也不到事做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

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

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

塗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雖是恁地便住

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

者也有恆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

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恆正如所謂君子然

而善人有恆者皆未知學問者也○實問善人有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七

七

近譬堂藏板

一章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  
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必是有恆方做  
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  
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恆方可至於  
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  
難一斷了便不可接

**同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  
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眾則其為

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  
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恆者則資質又不及善

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  
也○蔡虛齋曰或曰子以四教忠信在後而朱子謂

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何也蓋有恆者全是  
說資質猶學以威重為質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相似

○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化者也善  
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為惡者也

厚朴實人也有恆字要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不然  
反在善人之右矣究其所行猶有未善在善人不踐

迹則天資亦甚粹美。豈可淺淺看。

**異**大全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恆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恆。○林次崖曰。聖人是至誠底人。君子是誠之者。善人有誠底資質。但未學有恆者也。有誠底資質。但未如善人純然。

**辨**攷朱子既曰。善人只肯為善而不肯為惡。有恆者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然善人學力不克。只靠資質好。亦何嘗不是依本分。有恆不貳其心。亦必是心向於善。其心不貳於善之外。方得則似與善人亦爭較不多。故又解曰。善人是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若有恆。則雖依本分。尚不能事事做得是。也有恆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為惡。不到事事做得是。若善人則已。事事做得是也。故又互解在遠裏。要人分曉。○聖人是天人並至者。君子是天人猶未盡至者。善人是天至而人不至者。有恆是人不至而天猶不甚相遠者。四種人。惟虛齋看得好。雙峯謂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便不是。聖人亦有學而成底。如自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夫

近譬堂藏板

善信美大而化之是也。君子雖學以成其才德。然對聖人言。尚未化。便是未到成時。存疑分至誠誠之。其病亦與雙峯同。但都就誠上說。却極好。  
禎按。因聖人而思君子。因善人而思有恆。降一步說。必非無意。兩云。斯可矣。必有所以斯可之故也。若將斯可劃住了。更思他做甚。末節復就無恆者而嘆之。重望有恆為作聖之基。亦不是章外餘意。

###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

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或問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各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

語類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若是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闢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闢奧乎未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堯

近譬堂藏板

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度幾焉○勉齋黃氏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有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善人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蔡虛齋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恒者無他為有為無為盈為虛約為約泰為泰如是質實無偽方能為盈如使本無也而自以為有之狀本虛也而自以為盈之狀本約也而故以為泰之狀如此者雖能偽為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恒矣然則所謂有恒者只是質實無偽耳人惟能有恒則由此而進於有善無惡之域而聖人君子之地亦可以馴致矣故夫子特言無恒之失以申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也○呂晚村曰亡而為有一流人儼然自附於聖人而不疑君子善人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教人蓋聖人早憂之矣

異林次崖曰有恒是立心如是者此言如此則不可



常是說所以有恒處又略涉在外之物與立心有恒亦稍異。○蔡虛齋曰或以本無是善爲亡未實有是善爲虛未能該衆善爲約者非也有恒以恒言不可說涉學上去。

**辨**按或問謂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恐朱子本意不是以約泰爲指貧富貴賤而言但此二字原貧富貴賤之稱今借來詭凡作爲用度約奢而爲侈大皆是故下又總承之曰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看來虛對實而言約雖實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溢於外蒙引謂有恒以實言不可說涉學上不知此只言所以無恒之故在於虛夸非正言有恒也何碍之有。

頑按有恒不二其心原望其爲作聖之基也則亡而爲有三句雖是說無恒以前事亦必指學問之事而言不應說到貧富用度上去朱子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下一如字自活存疑又將三句俱就錢財說而謂聖人姑借此以示例其說尤非。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全

近譬堂藏板

###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或問**

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

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

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  
殞身餉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悖然其無  
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  
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悖天理  
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精義**謝曰不網者惡其取物之多不射宿者不欲陰  
中物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  
可見其本心○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  
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  
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蔡虛齋曰鈞弋者男子之  
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魯人獵較又非特少貧賤時耳  
**異**呂晚村曰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  
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揅文教奮武  
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蟲餉虎豹不仁之甚者鈞  
弋固仁術也網與射宿則太過而為不仁故聖人無  
是耳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全

近譬堂藏板

仁處然與此却微不同彼是恐養惡容奸之意此是  
樽節愛養之意若說鈞弋正所以行仁則太放肆矣  
但鈞弋亦無妨於仁耳觀洪氏謂為養與祭或不得  
已而鈞弋豈以鈞弋為必當為之事乎蓋仁有輕重  
有大小養祭之事大愛一物之事小養祭之典重愛  
一物之分輕此正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推  
派下來合當如此耳若網與射宿便非樽節愛養之  
道矣呼見聖人之裁成輔相只是因天地自然之仁  
難道拘轉做不成若晚村說正恐流入刑名殘刻耳  
○此章只當貼仁之至不必要補義字蓋仁為元善  
之長說仁便該下義字且不但此也並可該禮智字  
試將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八字細看其中義禮智都  
有然只完全一箇仁字不必添設也  
**禎**按聖人鈞弋必有筥鈞弋道理不然聖人則不鈞  
弋矣聖人不網不射宿必有筥所以不網不射道理  
不然聖人亦可網亦可射宿矣此是盡性立命參贊  
天地絕大手段亦是鐵板不易道理乃時解不通動  
云時乎鈞則鈞而已時乎弋則弋而已時乎不網不

射宿則不綱不射宿而已。若然則亦何難易。其辭曰時乎不釣弋則不釣弋。時乎綱射宿則綱射宿哉。須寫成分毫挪移不動。方是聖人。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或問**注胡氏曰聖人生而知之作無非理故無不知而作之者孔子不以生知自居今乃自謂其無不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全

近譬堂藏板

而作之者又以見聞擇識之知爲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夫不爲妄作。在聖人爲不足道。然味之則無所不知。非聖人不能矣。若君子有所未知則不作可也。多聞多見耳目所受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爲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仁之事。雖異於生知亦其次矣。

**語類**

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是聞前言往行是見是見今所爲聞

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見略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失。○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辨矣譬如一般物好惡來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

**附**大全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

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

**精義** 伊川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橫渠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同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赫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全

近譬堂藏板

若夫子脩春秋，卽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蔡虛齋曰：聞見之寡，不足以求知。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所以求知也。若知者，則所知無一之非實。此方是求到那知處。故矣之。孔子言未嘗妄行，蓋亦謙辭者，以其非聖人之極至也。○陸稼書曰：工夫有知行兩項，未有欲行而不可求知者。欲行而不求知，便是不知而作。這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這是行的意思，猶言作事。不知而作的人有二種：一種是不學的人，胸中昏暗，不知當然之理是如何，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鹵莽去行。一種是異學的人，自作聰明，謂當然之理只在我心，所以然之理亦只在吾心，反以成憲爲障礙，以講求爲支離，這都是不知而作的。我無是也。有凜然自省之意，而卽隨言其求知之方，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蓋自謂平日之用功如此，未嘗敢用一毫鹵莽，未嘗敢弄一毫聰明，所以於天下之事，皆能明得，雖不敢比生知，而亦知之次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

明矣。學于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呂晚村曰：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闕妄作一流。并謝却生知一位。○識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強記也。○沈無回曰：夫子嘗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線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孰爲上孰爲次也。

**辨** 按顧麟士以首二句未是謙辭。多聞三句方是自謙。後人遂疑註語爲非。殊不知聖人思而得。不勉而中。事到面前。自然知得。做出來。自是恰姪。更有何妄作不妄作之可言。今却自言未嘗妄作。便是謙詞了。惟必知而後作。所以不可無求知之功。旣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豈有不實知其理者。而聖人苟以爲知之次。蓋知是全體明淨。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是逐件上零碎用功。故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舍

近譬堂藏板

便如大學之言格物。物理無不知。便如大學之言知至。聖人纔說格物。不敢便謂知至。故註以爲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學會因問諸家皆疑未能實知其理之說。如今所云。然則知之次上。又有知之與生知之分乎。曰：不然也。以學知與生知對。則學知固爲次。生知固爲上。以方盡求知之事。與無所不知對。則無所不知爲上方。盡求知之事。爲次矣。本章因人不知妄作。聖人但言必知其理而後可作。今却說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則是方爲其事。而木言實知其理。只對知之。下箇知之。次字未嘗又添出一箇生知來也。曰：或問引胡氏之說。以次爲次。於生知而朱子不削之者。何也。曰：人但患不能由求知之功。以至於無不知耳。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以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是已。是豁然貫通之。後無所不知。正中庸所謂及其知之。一也。地位而無異於生知。朱子所以不削胡氏說者。以知之之上。更無生知一等。而不必再分也。然集註但以次於知之爲說。而不更添生知。其道理可謂精而密矣。今人

率多添出一箇生知來似聖人言外反扯一生平不  
居者來詭直是心相在。○學會問朱子謂聞是都聞  
得好說話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汎汎見得記着  
他終始首尾得失似聞則皆善見則有善惡而且以  
見爲汎汎何也曰聞既是聞前言往行則善惡已經  
論定在那裏惡之不必從何消擇得故擇只是就善  
之中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行也見既是見目今所爲  
則凡今人所爲或善或惡都見在我眼裏我如何却  
得故見只是汎汎也皆當存之以備參考須要參  
考是何如這裡面便有善則從之不善則改之意在  
不然却參考甚麼○朱子謂知以心言即所謂吾  
心之全體無不明也得於聞見者次之即所謂格物  
以致其知也若悞認以心爲知則流入心學之病矣  
禎按明時以作爲著作多聞二句竟是聖人以述爲  
作矣夫聖人嘗自謂不作今復謂爲知而作非不知  
而作則依然以作自認了其謬不辨可知聖人於凡  
事不敢自任到不知而作則不但害知並且害事於  
是憑心起義妄爲妄作無所不至聖人抉擿他抵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金

近譬堂藏板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  
當見之也

**精義** 伊川曰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  
然也

**辨** 擷習於不善則不善習於善則又善了一念轉移  
之間只在潔不潔乎不必說童子天性未漓尙未習  
於惡卽下來見者不是童子聖人又豈以互鄉而絕之  
乎只看下節概說箇人潔已以進一人字便知聖人  
胸中渾無一物留着在○童子見謂童子來見而聖  
人許之已得見也中有兩層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  
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洪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矣

近譬堂藏板

**或問**往謂往日之事如何曰此於字義為得但文藝  
差倒耳若以錯簡推之則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  
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  
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  
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  
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

**異**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  
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  
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  
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  
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  
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能保其往也  
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厚齋馮氏曰  
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  
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辨**樹聖人之待物無意度計較之私而一以虛公之  
心處之故與潔與進共說合下可與而與之胸中先

有一物在。便是。不虛。有所揀擇而教之。便是。不公。非聖人之心也。○學曾問。註不能保其所爲之善惡。以徃字兼善惡言。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以退字單指不善言。或問。又曰。自其潔已。則徃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徃日之不善。却單以徃爲不善。何也。曰。來見之人。豈必皆徃日爲不善之人。則徃字自兼善惡。但卽有不善。而潔已以進。則徃日之不善亦亡矣。又何必計他徃日之不善也。因對門人之惑。以童子不善。故自負側重說。或問。與註意無訛舛也。○  
○視接時解。謂聖人據見在與童子。只是成就後學之意。非僅待物之洪也。然待物之洪。却包得成就後學意。若單說成就後學。尚不見待物之洪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卷

近譬堂藏板

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辭類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尙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



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  
去被人打殺養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  
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  
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  
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  
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  
裡了○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人讀書只去究  
一兩字學所以不進若要除却這箇道理又空讀書  
須把自身來體認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  
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如顏子三月  
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論  
語似此有三四處讀論語須是恁地看方得

**附**大全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  
是情欲之欲○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  
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  
外而來也

**同**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  
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  
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  
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  
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  
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  
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  
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  
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語卽此二字貼斯字○  
林次崖曰旣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又曰欲仁仁至  
又似自外而至者何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仁雖  
在內而當其舍也似有似失而在外欲仁仁至似自外  
來耳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 矣

近譬堂藏板

**異**雙峯饒氏曰欲仁斯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  
須於旣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呂  
晚村曰此節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  
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  
前後際不論工夫不論火候不到查滓淨不淨○  
若謂此心纔提卽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

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為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辨**按心。有離仁之時，故有道心。人心之分，仁却無離心之時，故必曰心之德也。聖賢言心有單就，好一邊說者。如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是也。蓋此心纔提，即在心存處，便是理得處，未可分為二也。虛靈不昧，乃心之本體，人心道心之不同，乃理雜於氣，到得分為人心之時，則始而為氣稟所拘者，繼又為物欲所蔽矣。安得尚謂之虛靈不昧哉？所以朱子謂心只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纔覺得此心放，便歸在這裏。如晚村說，反將心與仁說做兩物。○一念欲仁，則仁應一念而至，念念欲仁，則仁應念念而至。只欲處便是仁，聖人說一欲字便是教人做工夫處。非此尚不是用功，而既至之後，方加操存之功也。後人看輕欲字，不作工夫，都從雙峯說差起。○私欲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兗

近譬堂藏板

欲便是壞字眼。此欲仁之欲，便從仁中發出來。仁如種欲，如苗也。仁即我之仁，欲即仁之欲。我與仁不是兩箇事物，故欲與至亦不是兩箇機候。禎按乎哉，原有來路，非聖人自撰出一遠之說，以為解辨也。要以仁為遠之來路，即在仁不至上，即在欲仁而仁不肯，斯至上。豈知只是不曾欲，只是我自有的仁，而我自己不欲耳。聖人先喝起，却翻轉來與人看。○仁便不是箇遠底物事，以其非離心又為一物，而即心之德也。首句只虛看說明，便非乎哉之神。註仁者心之德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是。邈乎哉，前之來路，却已照欲仁斯至立說，當善會。

###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

如此。

**精義**明道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也。

**同**蔡虛齋曰蓋昭公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而司敗復舉以為問。即此而度其意。是蓋持其吳孟子一事而不以為知禮。故問之以試孔子。孔子答之以為知禮。不過就其習於威儀一節而言耳。

**辨**按以陳司敗而問魯昭公。不問於他人。而獨問於素稱知禮之孔子。雖胸中持有吳孟子之一事。明見昭公之不知禮。然却貶昭公意處。少難孔子意處。多只看下吾聞君子不黨二句。可見妙在任他作有心之問。聖人却只作無心之答。冲口道出其辭氣渾融之妙。真如天地化育而司敗之譏徒見其鄙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卒

近譬堂藏板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各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辭類**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同**大全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

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胡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誦之語也。○呂晚村曰。黨字。只指議論。扶同。徇私而言。

**異**呂晚村曰。孟子二字。昭公以愚人者。國人因其愚而思之。上加一吳字。昭公不得而罪之。而聞者絕倒矣。所謂用子矛刺子盾也。

**辨**按司敗既於臣前議君。又於弟前議師。則司敗之不知禮甚矣。聖人如何與他說。學曾問巫馬期竟無一言。想也是此事說不得。曰。取吳之不知禮。司敗既表而出之矣。巫馬須將聖人自守。君臣之禮。不得以臣子而議先君之失。與鄰國之臣。亦不得於臣前而議其先君。責備他一番。則於聖人既無所嫌。而司敗亦可以壓服矣。惜乎其未有言也。○觀朱子云。取吳之事。非昭公故為之。亦是借其勢。不得已之故。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已知其非矣。玩此春書。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空

近譬堂藏板

渾厚。固不必以孟子為昭公之愚。國人而加一吳字。為國人之譏昭公也。當日百兩將迎。國人明見如何。愚得易姬。以子有昭公。知非禮不安。處有國人為君。諱惡處。此魯所以猶為秉禮之遺也。讀書要在大處看。不可自尋出尖利纖巧處。學曾問胡氏。謂孟子者。魯人諱之。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之。何如。曰。此殆不可考。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而去吳者。恐是聖人曾筆削來。

###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

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

以爲萬世之法矣。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吞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堊

近譬堂藏板

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  
異中州金氏曰。丘也幸。旬因思司敗此等議論。是千古公案。一毫掩飾不得。三代直道猶存。末季隱寓爲世道幸。爲人心幸之意。須知此過是改不得底。或云幸而得改。非也。

辨按取吳之事之有無。聖人也不管他。昭公取吳之知禮非禮。聖人也不管他。只自認爲過而不辭。過只是黨。君之過。學曾問爲君諱惡。似不是。黨君不可爲過。聖人却是爲君受惡。且自屈認了。曰。昭公實不知禮。聖人却代他回護。指之爲相助。匿非這過也。無可辭處。正與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相類。孟子也不道周公不是過。○荀字必字。泛指平日言不指。然本事固是聖人。渾融之妙。然當下過字。却是何過。亦不得脫却。聖人隱爲世道。幸人心幸。如此。竟何過。亦不得脫而暗譏先君矣。豈知幸字緊貼丘也。詭有過必知。卽是幸處。何得穿鑿支離。乃爾。聖人只說知。不說改。以此過原非可改之過。這却看得好。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或問** 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遠和之。則亦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愧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奎

近譬堂藏板

**語類** 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與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集註說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遽和。以攙雜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便將話來攙他底。則是掩善。○問伊川云。歌必全章。與割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直候歌者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意。

**同** 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

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林次崖曰。使反而後和之初。不急遽。氣象從容也。見人之善。略不恍惚。誠意懇至也。自服其善。謙遜也。欲得其詳。審察也。使彼得

自見其善不掩人善也。○呂晚村曰：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異**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網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蔡虛齋曰：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者，則且自停其歌，而必使之復歌，使之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却從而和之，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與人歌共歌也，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反復也，復覆也，去聲，讀差。○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得自見其善也。**辨**切註云：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人多誤看，以為始歌不得其詳，必俟復歌乃得其詳，而取其善，不知朱子之意，不如此。蓋始歌之時，便從而和之，則無以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告

近譬堂藏板

其詳而取其善必俟其一歌既終以盡其首尾節奏之善，則有以得其詳而取其善矣。然後使人復歌，而後和，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乃饒氏不得其解，謂子與人歌，是與人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不知子與人歌，且泚謔言子與人相聚而歌，若遠同歌，已是和之矣。何消反了再和，况有唱乃有和，已之自歌如何為和。故朱子云：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可見而後和，是於反時後和，但不於初歌便和非既反了，然後和也。○人多拓開歌字，講善字，見聖人樂善之大，歌特偶就一節，以見聖人耳。此意未嘗不是，但記者當日，却是見聖人與人歌之一事而記之如此，而廣大意思，未嘗不盡以聖人意，思自廣大，不消推說也。○纔掩人善，則既無以取人之善，而即有所和亦徒為自矜其善，而不可謂之與善也。故取善與善都在不掩人善上，而不掩人善都在必反後和，不於初歌便和上。學曾問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此字，似承取善

與善來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却下箇又字似另有一番意是如何曰當下只見得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蓋聖人只是見其善而樂之此外都忘了何嘗有惟恐掩人善之意然謙遜審密又自是不掩人善耳

頑按子與人歌四字微讀只先大槪懽侗說而善纔貼人歌之善不於歌時便和是從必使而後字看出下八字只作一句讀方見本文人歌之善是一番反時和之又是一番只有兩番歌不說做三番歌也○氣象從容是就外面看誠意懇至是就裏面看人看聖人自然從容聖人却只是謙遜人看聖人自然懇至聖人却只是審密蒙引謂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夫聖人何必定不如彼然後謙遜自認只是纔見人善便有這意思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尙可以及人未之有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奎

近譬堂藏板

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或問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

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語類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

不語文則吾與一般人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



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慶源輔氏曰勉人為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蔡虛齋曰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是之於事也此皆聖人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之易行之難言易有所緩行難不可緩也欲人之勉其實實者言之難躬行君子是也○辭則自謙意則欲人知言行之難易緩急而勉其實也○林次崖曰夫子之文章註兼威儀文詞解此獨以言解者對下文躬行君子言也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矣

近譬堂藏板

喪志也為如此若子以四教卻此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學文為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體不恥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稍亦無展拓只為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概便生出多少病痛耳○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講

**辨**

按此處文字與文行忠信則以學文之文不同彼

處文字乃詩書六藝之文此文字但指言詞上說乃是闡明道理存條有章之謂但人為明理之詞尚易實將此理見之躬行便難人惟把文字看得支離所以上下都成兩概不知文即言其躬行之理存即體其所言之理也晚村論大旨是而看文字特差○躬行君子畢竟從存疑作躬行之君子為是若作躬行君子之道則本支外須添之遂二字始得况文即言

此理也。躬行卽行此理也。何必於下句獨添之道二字乎。玩本文文莫吾猶人吾字與人字對。是吾猶可以及人也。躬行之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吾字便與君子字對。是吾便及不得君子也。兩下對看甚分明。今見謝註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語類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意同。遂要添出道字。不知本文躬行內已包有道字在。不必添注也。  
頑揆文易而行難。文緩而行急。故欲人從事其難者。急者而後其易者。緩者然到得躬行有得時。却也不難於文矣。而緩者皆得矣。若徒尙文時。其去躬行愈遠耳。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七

近譬堂藏板

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詢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語類 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唯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

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倣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  
恁地說○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會說是仁聖  
但爲之畢竟是爲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  
誨人這便知得是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  
聖之道誨人○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爲之不厭  
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  
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仁之與聖所以異  
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  
其所以異

**同**大全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  
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  
智故爲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  
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爲人道之備○夫子雖不居仁  
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  
倦卽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  
厭倦矣○蔡虛齋曰仁聖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  
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  
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矣

近譬堂藏板

**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  
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  
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  
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  
人也○林次崖曰仁以理言聖則盡仁是也語錄大  
而化之謂聖若未化只可謂仁非是

**辨**按自然而到聖人地位如何不是第一等人夫子  
正爲謙讓未遑所以辭而不居而以爲誨自任也已  
至於聖仁者固不待於爲之而其誨人亦非俟有意  
於不倦而自能之矣在夫子口中正要說得安勉懸  
殊方得豈敢云爾之意至非聖仁之至純亦不已者  
不能不厭不倦自是正唯弟子不能學中語非聖人  
口中語也○學曾問博濟章朱子以聖指極盡地頭  
而言仁指心德之全而言茲以聖爲大而化之仁爲  
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似仁猶未至於化何也曰博  
施濟衆須德位兼隆者能之故以聖爲指極盡地頭  
而言今人以聖稱夫子而夫子亦以此爲之誨之故  
如其爲大而化之之聖非極盡地頭之聖也既曰聖

又曰仁故仁只是備此心德之全猶有未化處究竟  
聖人口中亦不重分他等級上○正唯弟子不能學  
非公西自嘆其難及弟子亦是大概說只是深嘆夫  
子克備聖仁之實而難掩也神情總在正唯二字  
禎按人以聖仁稱夫子夫子不敢當惟以勉然者自  
居實見得為不敢厭諛不敢倦也默識章省身克已  
覺得猶有厭猶有倦總是望道未見惟日孳孳之意  
故以為何有於我亦實見得未能實存也謙而又謙  
原無嘗認諸儒多  
說成聖人有心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  
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先

近譬堂藏板

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  
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  
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  
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  
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或問

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

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  
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  
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  
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  
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  
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  
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

於其漢不可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  
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子以禱非病者所自  
爲而程子以禱爲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  
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  
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  
復有禱哉諸說之外胡張二說亦爲得之。○胡氏曰  
禱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  
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爲  
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  
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  
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  
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  
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生而知  
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禱  
如之。○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  
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所以發子路者深  
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一百

近譬堂藏板

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聖人便是  
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  
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  
和之一樣却不是他心裡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地  
任細不恁地失枝落節大步跳過去說。○問疾病而  
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  
禱之所輻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  
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  
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  
勉焉爲之然吾心旣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  
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  
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  
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某向  
爲郡禱早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常至誠爲之但才  
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要  
知子路所以請禱之意是如何審一審看他意思着  
落再說來却轉動不得方好說與他或問有禱之理  
否曰子路說禱爾於上下神祇便是有此理子路若

要禱。但在我不用禱耳。

附大全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

欲禱皇天后土也。○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窻

行中蠶。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問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

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

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

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捨者。

同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

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

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

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

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

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

舉誅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

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

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

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亘

近譬堂藏板

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呂

晚村曰。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

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且明不失其辭氣之

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渠。無不充溢。古人

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吳蔡虛齋曰。子路請禱於鬼神。欲為夫子悔過遷善

以祈神之佑。子曰。果然有此。則丘禱久矣。亦不待今

日有疾而始禱也。

辨按。有諸是問。子路可有此理。不是問子路可有此

事。故有之之對。只是引誄言。証有禱之理。非欲夫子

禱天地神祇也。胡氏以為非大夫所得禱。失其旨矣。

○丘之禱久矣。夫子口中。非敢自謂素行合於神明也。但自反無愧。實有不必禱者。聖人亦不得辭也。○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此是禱者之常法。故聖人言未嘗有過。無善可遷。非謂子路為夫子禱。必言其悔過而遷善也。觀絕糧之愠。有君子亦有窮乎之語。則子路為夫子禱。亦只言其素行合於神明。而神當佑之耳。夢寐周公之志。未遂。則此禱。關於世道人心。

纂修刑定之事未成則此禱關於天下萬世豈子路之賢從學之久猶不知聖人而以悔過遷善祈神之佑耶此意亦須識得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

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語類**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亘

近譬堂藏板

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呂晚村曰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

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

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慢薄行乎骨肉苛

刻及乎里閭作法於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自文

**異**林次崖曰看來不遜固陋是流弊奢儉底人初頭未必不遜固陋其極則然故曰流弊語錄曰那奢底

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此

說是上曰纔奢便不遜非是此與前章禮與其奢也

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步說

**辨**按則字自有兩般意思奢斷是不遜儉斷是固如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儉底人便有鄙吝底意思

若不如此聖人不先煞定在這裏然奢尚是奢於禮儉尚是儉於禮不過失中耳未便是僭亂犯上固陋不堪也然奢自必至於不孫儉自必至於固兩邊意都要會到林次崖以語類為疑尚未通耳○首二句仍平還下句方用側說

頑按與其奢也寧儉是歸重下半截之詞重在儉不  
失禮之本也與其不孫也寧固是縮重上半截之詞  
垂在不孫之爲害大也寧固不是猶取他固處固已  
是不好不似不孫之害大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

**語類** 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狗  
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  
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  
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  
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亘

近譬堂藏板

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  
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  
無時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蔡  
虛齋曰君子循理不以得失利害爲心故坦蕩蕩小  
人役於物則患得失之心無時而已故長戚戚○  
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坦蕩蕩猶云光燁燁  
不可以坦字當常字對長字

**異** 呂晚村曰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  
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則  
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  
當與長字相照會也

**釋** 按他章分別君子小人多在立心處事交接與衆

上言之此章與驕泰章相類但彼猶是在外邊氣象  
上形容此則直就心境上描寫故坦蕩蕩是說誠  
然之樂靜時動時都是如此程子心廣體胖是說誠  
意後乃能之非單指意說也循天理循字要看無事  
不合乎天理須知君子不以合乎天理而遂放懷自  
足也憂勤惕厲無時自寬然愈憂勤則愈蕩蕩矣如



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一般。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是何如蕩蕩。小人役於物。雖有意得志滿之時。然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不但險阻時戚。戚就是安。常時亦自戚。戚終日在憂患中。過日子。故曰長戚戚。○天理原是至平易底。故循理自是坦平。既坦平。如何不寬廣。是蕩蕩。生於坦。不可坦字為虛字也。若小人之長戚戚。其源頭都是行險僥倖。行險便是坦。蕩蕩者。而不知其無時。而不得意。放肆之時。有似於戚。斷不可以長字對坦字。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萬

近譬堂藏板

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

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類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

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

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  
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  
更用着力只是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  
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  
耳○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  
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道  
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  
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許多病在良  
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  
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  
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  
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  
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  
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恭又學  
箇安○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  
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夏

近譬堂藏板

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

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  
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  
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  
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  
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  
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  
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  
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  
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  
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  
此說推得亦好

### 精義

謝曰三事皆聖人之仁義禮智充溢於中而辟

而益背而然在他人溫則不厲厲則不溫威則猛不  
猛則不威恭則不安安則不恭如伯夷柳下惠之氣  
象猶在兩偏若下惠則溫勝厲若伯夷則厲勝溫○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尹曰聖人和順積中英華  
發外故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

能形容至此。

**同**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存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蔡虛齋曰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碍矣故此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非容貌存中和之氣乃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也○呂晚村曰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厲恭圓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七述而

莫

近譬堂藏板

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體則剛陽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威皆屬剛陽也恭屬威與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辨**

按朱子謂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以下半截縮入上半截中人知之矣又曰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再推而言之則

溫而厲威而不猛之中又有自恭而安底意思可知矣所以然者須知此章不是逐句分看聖人是合攏來方見一箇聖人全身也故註下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八字夫曰渾曰合則知本章形容聖人十箇字亦並拆開不得此朱子謂只是就大體上看與鄉黨章逐事看者不同也時解動云有時當溫而溫而溫之中自有厲有時當威而威而威之中自有不猛有時當

恭而恭而恭之中自安此便是拆開逐事上看矣○  
記者只是顛倒反覆看聖人無不中和耳指之爲溫  
他却又溫而厲指之爲威他却又威而不猛指之爲  
恭他却又恭而安以爲溫而厲矣厲便是威又自是  
威而不猛則又溫也以爲溫而厲威而不猛矣溫威  
合來便是恭而自然厲不猛則又安也如此方是聖  
人全體渾然處到得全體渾然自是陰陽合德又安  
可指何爲陰何爲陽乎大全問朱子一條細妙陳氏  
熊氏皆偏

論語卷之七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七述而

夏

近譬堂  
藏板

也恭屬威與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

兼凡皆論大上半截中入知之矣又曰須看兩字

可謂剛矣然剛爲剛乎大全問朱子一氣剛健剛凡  
人全體剛然震辟皆全體剛然自是剛剛合義又安  
合來則長養而自然剛不猛抑又安也此寸是聖  
人而不猛抑又安也以爲剛而剛矣而不猛矣此  
恭於此又恭而安以爲剛而剛矣而不猛矣此  
此味又剛而剛此寸爲短而剛矣而不猛矣此  
此者只是便論到養春聖人無不中時此寸爲  
此而恭而恭也中自安此寸是世間道事上言矣○

